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虢公敗戎

虢公敗戎于桑田。【杜】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杜】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語精而狠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魏禧曰按宣六年赤狐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

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意與此同

齊桓服楚

秋盟于貫杜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服江黃也江汝寧府信陽州確山縣黃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按經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三年秋會于陽穀今山東穀陽縣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杜蔡姬齊侯夫人魚池在苑中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按經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謝文洊云題目借得無跡蔡潰林蔡自北杏一與中國而棄華黨楚潰蔡者先拔楚之黨也遂伐楚凌稚隆云按蔡當楚之衝華夸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而不得蔡無以入其境然蔡為楚所倡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

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林]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杜]周大保召公奭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公傳王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界[林]服虔以為太公受封竟非也蓋言其征伐所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呂東萊云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茫昧不可攻楚安肯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陘今河南郾城縣南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屈完楚大夫如陘之師觀強弱

師退次于召陵今郾城縣東【杜】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杜】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

不穀諸侯謙辭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魏禮云此與問昭王南征句同病一是尋大題目而反得得儁一是自誇強大而反得卑總之服敵不專在居大自張要語在筋節處使他開以不得雖自謙自責可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杜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〇方城今河南裕州

雖衆無所用之。丘維屏曰完雖有辭只說得自守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屈完及

諸侯盟。

胡安國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

與焉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俱四年夏事）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四年秋事）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禧按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江黃服

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

眞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葢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爲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趙鵬飛曰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鄄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戎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

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内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黄以犄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家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禧曰楚亦無有大於僭王之罪者但責以僭王必

須其去王號事大且長而不能決故薄責之使易收拾耳

謝文洊曰諸侯僭王號楚實首之又久為中國患强大莫制齊桓欲霸中國而不能服楚則何以立威然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見楚未迎敵稍來覿望即乘機求盟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甚張矣可見戎狄驕橫為中國者稍得大體即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可必得而至於輕殘民命喪威損勢反使其欲益張此管仲識

時達變知彼知已長於謀國者也城濮之敗固晉才之多然亦子玉之驕有以致之使如屈完之持重則晉亦安能得志哉

彭家屏曰楚僭王號憑陵小國前此無敢問其罪者桓公赫然一怒以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使當時東南半壁凜凜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進次於陘退盟於名陵所不深入而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名陵之役其庶幾焉○晉楚爭霸大戰者數矣城濮之役晉勝楚邲之役楚

勝晉鄢陵之役晉又勝楚互有勝負楚真勍敵也然二國爭霸民則何辜而使之血膏鋒鏑骨暴疆埸哉名陵之師楚服而退其用師也猶有王者之遺意焉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已而不已是黷兵也黷兵是殘民也豈仁人所忍言乎此齊桓管仲之規模非晉之君臣所能及也或者不察謂其畏楚之强潦草結局其所見亦疎矣

晉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筮原是了故事耳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丘維屏曰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爲之以此爲長短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益指申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薰香草譬申生之徒蕕臭草譬驪姬之黨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凌氏云中大夫二五之徒舊註以爲里克非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杜]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

于曲沃。丘維屏曰凡讒忌之來絕無端倪惟守禮或足巳之祭毋當以禮豈夢而遂祭況非父命而出之讒口乎當時六日毒胙使獻公苟明猶謂可辨如祭則加以咒詛益以巫蠱厭勝諸說申生雖欲有辭於獻公安可得乎甚矣申生之愚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林〕姬謂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公祭毒酒至地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外傳云原款教大子死玩此大子奔新城而不遠受死則死為原款教之無疑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林〕以六日之狀自理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死為過矣此理尤大舛謬曰。子其

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哀哉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急急
下手○譖申生如此難而譖二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杜]子時在朝
魏禧曰申生出奔則獻公歿後反國而羣情服不至
骨肉殘賊禍延數世矣然則羣公子之寃何由發乎
故知申生之孝天為之也天欲禍敗人家國以償其
祖父之惡有生不肖子孫以報之者有生賢子孫以
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氏卒以武氏

滅其族使勣不生敬業之忠徐氏豈得滅哉嗚呼身爲惡逆覆宗絶祀而徒成子孫之令名亦足悲矣爲人祖父者其亦慎所貽謀哉

魏禮曰獻公之所欲殺者奪吾重耳輩也欲全者奚齊卓子也卒之奚齊卓子皆見殺奪吾得國令終重耳身爲伯主傳之子孫安在其欲全者全而殺者殺乎祖父之於子孫徇其偏私亦自枉作小人況能施之他人耶

彭家屏曰父子之間骨肉至親非有積怨深仇必不

可忍而史書殺子者往往行之最決畧不需時者抑
何哉大都以位爲利也以爲大利則虞人奪之故讒
人之言甫入而冢子之首已殊惟恐少遲則速禍不
斷則失幾利之見明害之見益明也然申生之事與
漢戾太子晉懷太子唐太子瑛之事不同蓋彼無以
自明與勢不能自明而此則尚有可以自明之道也
胙納公宮已隔六日傳受有人收貯有所以此致辨
雖甚惛惑不能無疑況獻公殺太子之傳而不及申
生是殺子之心猶未遽決爲申生者使痛哭流涕抱

親之膝吭親之乳以自明其無他安在其不悟哉而申生不為者捴以君安驪姬不欲傷親之心也自明則姬必有罪而親心傷矣觀其告狐突之言至誠懇惻欤不忘君其心至苦其道曲盡未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說一類而律之也或者不察援瞽瞍殺舜之事以為舜終不可得而殺所以為大孝而咎申生之不去是殆不然人子得罪于親安所逃欤而逃之是實其罪也將何以自明故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晉侯也聖

人早有以斷斯獄矣魏氏以趨避之見恣一隅之說
謂申生之死爲過其言爲謬豈知申生之用心者哉

言事明備透切可為奏疏之法

晉滅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虞大夫）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杜】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牙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一在裏虢如輔頰如脣在表二國相須以立去一不可）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林】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為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林】王季於周為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此等語庸昏可殺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神據我之語何必深辨只應如此說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此時宮去矣宮之奇可謂忠臣可謂智士曰。虞不臘矣。標臘歲終祭眾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昔人謂傳中有虞不臘及秦庶長語遂斷為秦以後之書此卻未確緣後人只

看秦紀耳安知庶長之官不設於秦初而周時列國亦有臘祭耶既其詞旨自是戰國以前文字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妙在首次璧馬假道一毫不驚動虞則宮之奇之言不驗而虞公益驕且昏故後一舉而滅之尤易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杜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彭家屏曰禮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宮之奇屢諫不納而挈族以行可謂知所處矣

夸吾奔梁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夸吾不能守盟而行杜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
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按五年獻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林嫌與重耳同謀相
隨是負罪也○一棲不兩雄此芮託辭耳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十里少梁城是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九年晉
郤芮使夸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
而能民土於何有沛公爵賞擦漫全是識得此意世之守財鹵閒時毋惜一金之費致以萬
金殺禍而不足哀哉○若明文皇之棄朶顏三衛則又
非○黃建云石敬塘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得失有大焉後爲契丹所殘事亦類此

從之齊隰朋【杜】齊大夫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杜】言夷吾無黨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林】出奔在外故言亡人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杜】弱幼也弄戲也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郤芮語稱說惠公太過反以致秦人之議故知稱君父處亦須傍本分一邊正是彌謗全譽之法若鍾儀之論共王得其道矣○彭士望云果如此此亦無益君國遠謨公謂公孫枝【杜】秦大夫子桑也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杜】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杜】僭過差賊傷害皆忌克也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林】不識知

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忌克今其言。多。忌。克。林夸吾之言多猜疑好勝是僭賊而忌克也。○人之忌克在心卻每於言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忌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事好勝必不能取勝於人夫忌則不克謙尊而光旨哉言乎是。吾。利。也。忌者不能克人而反為人利語耐十思

孔之達曰按晉遠於狄而近梁夸吾奔梁以託於秦即有入國之勢大抵文公從者如狐趙等謀畧皆不及子金郤芮觀其出奔於狄又無大援便不濟事當時夸吾在秦其交已深獨有齊桓可託使能結齊以爲外援而又有里克丕鄭爲之內主則隰朋之師不

在夷吾而在重耳豈待十九年哉介之推謂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此平心之論非激也

○禧按獻公卒秦欲納重耳重耳不從乃納夷吾重耳諸人不遽反國又別有見

邱維寧曰秦伯問公子誰恃芮奚不曰恃大國及晉之臣民若曰里克丕鄭初欲納重耳今曷恃則曰重耳辭令納夷吾順也舍是不言而曰亡人無黨云云益由其心之欲克重耳忌里丕而姑為之辭以自掩猶之埋金者而立標於地曰此處無金也故子桑謂

其言多忌克世之以美言市人而人早已識其惡者葢往往然矣

鄭殺申侯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林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畀弱之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八字說盡昭厲以後之鄭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林我知其禍之所從來姑少待我杜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杜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謂嗣君也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申侯殆柳宗元所謂永之鼠以飽食無禍為可恆者也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

凌稚隆曰按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篤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魏禧曰楚文知申侯之貪而不能裁其欲但敎以適大國是速其死也豈爲君之道哉然猶愈於後世之不知其臣者若唐明皇於李林甫德宗於盧杞則其禍烈矣

邱維屏曰私寵處其明如此故知人主知惡易絶寵難且楚文說其惡如此更不說其可寵處何在足知當日所寵必有嗜痂之癖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丘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譎之論所從出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林成平也內臣比齊封內之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杜守君命共時事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杜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 從之

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

之杜總將領也子華姦父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四字妙 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杜介因也 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果然）

魏禧曰按僖三十年鄭公子蘭既奔晉從晉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合子華子蘭二子觀之眞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朱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勣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賀每每為怨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別自有在徒欲

遺臭萬年耳謂之下愚豈不信哉○桓公辭子華晋文使子蘭待命于東伯主義畧如此若庸主苟且貪得則必樂子華之叛而惡子蘭之貳矣○每讀史載人主於臣下之言連書數不聽字則知其禍至矣不亡國則敗事也連書數從之字則知其福至矣不强大則治安也管仲言簡書則齊人救邢言禮德則齊侯脩禮言子華則齊侯辭焉言聽計從桓公之霸不亦宜哉

只四語態切讜婉情理俱至

子魚讓國

宋公疾大子茲父甫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杜】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林】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魏禧曰由襄公平生推之則固請立子魚者特僞以邀名耳宋襄之讓王莽之謙也若子魚不辭便當發殺機矣公羊載楚執襄公時情事益見

齊桓拜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杜〕宰孔宰周公也宰官孔名賜齊侯胙〔杜〕襄王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漢書讀廢昌邑詔序法似祖此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林〕等也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之氏反尺〔杜〕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杜〕齊侯名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

見之

荀息不食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杜】晉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杜】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晉大夫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杜】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林】送往而死者謂獻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杜】送死事生兩無疑恨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杜】三公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彭士望云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荀叔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林能欲其言之可復而愛其身之死乎○一語可為守信之的二語是千古忠臣本領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只拚一死此外毫不能有所經畫○彭云二語是千古忠臣本領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林我欲無二心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殁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殁之後也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魏禧曰荀息本智謀之士何至此時一籌莫展只辦一死乎蓋舉國人心不順雖有智謀無可施也荀息始雖不正一死尚可取固是子路豫讓一流人余詠

史詩曰子路죠臺下稽紹죠車側죠未為不義其失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噫是可論荀息矣邱維屛曰寫荀息之죠甚乎處是左傳文字身分亦是與荀息身分相稱處

彭家屛曰晉獻殺太子立奚齊所以為嬖子謀者至矣而所愛之子均不免於殺何也太子國之根本國本既易窺伺者衆故其亂三世國幾危矣後世晉廢太子適而亂中原隋廢太子勇而亡天下骨肉之間愛憎之際可弗愼歟

惠公殺里克

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以說即下謂之云云杜云自解說不纂非是）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林】謂殺奚齊卓子及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杜】丕鄭里克黨）

魏禧曰惠公以弒二君殺里克克盡對曰驪姬亂晉幾滅晉宗諸公子流徙道路奚卓非君乃晉仇也臣之殺之將使諸公子反而靖國而君乃為驪姬報仇

乎如此惠公必悟不悟而克之舉無弒名矣乃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徙以樹私恩為言益甚惠公之疑矣

邱維寧曰此亦為里克自處當如是耳若惠公則諗知里克依違中立即如此言亦恐不免至謂克之舉無弒名是又不然奚齊之立君父之命也克不能爭於獻公之時既君奚齊而又殺之其非弒乎使後可以一二言而免惡名則小人之計得矣春秋之法尤嚴誅意聖人隱惡而特惡似是以誤天下來世故不

得不明著其罪不然武仲畀辭請後又何以不免要君之惡名耶

孔之逵曰按里克丕鄭欲納文公其謀必多出於丕鄭蓋鄭知過於克克特一無主張之人觀其聽優施之歌而杜門不出及惠公賂已又許之可見是故呂卻欲誅納重耳者不忌克而忌鄭故使鄭聘于秦以去克之謀主鄭去而克可殺矣克既殺則鄭等在所必除雖無使秦召三子之謀呂郤亦必殺之蓋勢不兩立也

晉惠公改葬共世子

晉侯改。葬。共恭大子。秋。狐突適下國【杜】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杜】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夺吾無禮。【林】夺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曰無禮或謂指其烝于賈君之事余得請於帝矣。【林】請罰夺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林】因怒夺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以晉畀秦而自絕其祀是乏祀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杜】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杜】韓晉地

獨敗惠公故曰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敗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魏禧曰外傳云夷吾以太子之禮改葬申生而曰臭達於外是則改葬者夷吾之厚意而臭達於外其不幸耳太子乃曰夷吾無禮是知得不足以償失也故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不得見也世之以棺衾簡陋而易殮以風水弗利而遷葬者可以觀矣

謝文洊曰此當是狐突以術卜知有敗韓之事遂託言以恐惠公耳不然即敗韓之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也若上帝爲鬼報私怨是其明不及狐突而又可以改請則上帝之禍福人一惟鬼是從矣且共世子生不忍違父而就死死寧肯覆宗社以求祀於秦乎秦伯曰惟晉之妖夢是踐凡此等事皆一斷歸於妖妖由人興有道之世又焉有此

彭家屛曰按檀弓申生將死使人辭狐突曰君老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申生瀕死之頃猶拳拳以國家宗社爲念也死而有知安肯以晉畀秦請于上帝乎若其

無知則亦寂矣烏能請也此特附會夢感之事師巫之言左氏信之以加共世子弗倫矣昔人稱太史公好奇左氏實基之焉

仲孫湫聘于周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必言于帶何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魏禧曰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蓋因亂取國反不為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皆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必不肯為又妙不肯取魯却託辭于魯秉周禮不言子帶却託辭于王怒未怠持之有故而言之可從所謂納約

自牖曲引其君於當道者也不然桓公慶父疊弑君親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而魯喪亂無君取之若拾芥有何不可動至王方恃齊爲命戎且平矣豈子帶遂至不敢言耶

晉敗于韓

冬晉荐饑（杜）荐重也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林）即公孫枝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凡善算把穩人必立於無弊之地任敵人從違我皆有利益處崔祐甫處李正已獻錢事亦正如此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數語是王佐規模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杜）欲乘其機而報父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二語有王者氣象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杜）從渭水運入河汾十四年冬秦饑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杜]晉大夫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杜]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諺云外甥似舅信哉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下一寇字可謂全無人理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謝文洊云慶鄭之言一節痛切二節以虢射之寘悍橫格於中亦國之不幸矣慶鄭此時去便是明哲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杜]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林]託於惠公使善視

之且曰盡納羣公子。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足見穆姬之賢 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林既入國而殺里丕等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蟹梁城。林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華陰縣西南解梁今山西解州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十五年 卜徒父筮之。吉。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慶鄭尚爾忠欵不以弗使為嫌

君也。[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筆法及韓。[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韓原今陝西韓城縣南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杜]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謂與人變易人欲東而馬反西也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杜]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鍾惺云微于論馬奇奧似內經○謝文洊云造就人才訓練士卒皆可自此悟去數人語形容假勇最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杜]晉大夫韓萬之孫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杜]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女九反[杜]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況國乎。無語應得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語可恨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妙詞甚婉遜却十分揶揄取笑丘維屏曰語極似大公無我然晉惠一向背恩喪義之罪毛髮俱寫出矣詞令之妙如此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杜]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五嫁反秦伯。將止之。[杜]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大抵鄭亦喜有爲肯出頭之人。若用爲右。即奴右矣。然已雖一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遂。失。秦。

伯。秦獲。晉。侯。以歸。公濘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句緊連上二句讀并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為韓簡者此時只當獲秦伯而不當還救公哈秦伯救公往復之間恐致兩失不知并力獲秦伯則彼雖獲公可以相當知武子所謂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人於急殞時最要見得穩惠公亦能得此于臣乎是必卻尚諸人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戮服〔林〕以示憂感○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借以措辭豈敢以至。〔杜〕狐突不寐而與神言謂之妖夢踐厭也厭息此語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妙急急認真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

罃於耕反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杜〕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履薪競是稽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詿履柴乃通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矣豈薦薪可上下耶使以免問服衰經逆〔杜〕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告將以耻辱自殺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鍾惺曰絕似婦人嬌賴口語唯君裁之彭士望云穆姬本怨夸吾至是卻又激烈所怨者正所爭者大眞女中傑也夸吾庸惡愧姊實多乃舍諸靈臺〔林〕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又云曰上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大夫請以入〔林〕秦大夫請執

晉侯以入是以喪歸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林夫人或自殺

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還是大夫人處得力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杜子縶公

秦大夫恐惠公歸復相聚為惡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而納文公未為不可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謝文濟曰晉侯作朝剛復極矣平日不行民心必矣一有仁言眾便感哭可見民心易感只是上人不以為念

陰飴甥謀復晉侯

晉侯使郤乞晉大夫告瑕呂飴甥杜即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且召之。杜晉侯聞秦許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先賞後告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眾呂。甥。曰。從菊贊妙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杜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妙四守近為宋子魚遠為于忠肅模本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

文濟曰念語歸之小人以示感厚語歸之君子以求情兩頭立說妙有至理

彭士望曰此木之難

於是乎作州兵。[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作爰田妙矣作州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觸敵之忌矣十月。晉陰飴甥[杜]即呂甥食采于陰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西周舊城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一个征繕作兩解妙既不失情實又以解秦之疑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心寬恕不憂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杜]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傷公善使也究有如許辭令

為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妙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是實語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却得子金辭命力

魏禧曰如此辭令真無一字不妙無一著不老靠圓密春秋時祖此者甚多此不特千古辭命之祖亦千古處難濟變之師也拜服拜服○子金才略不在狐偃下特所遇非主耳吾嘗疑惠公反國後種種背謬以至敗執此時子金等何在而不聞出一言諫諍何也意惠公忌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復國之後棄

子金等不用故子金之策前後止見於患難之時耶抑豈子金智謀之士優於處變而於制治保邦之大計顧未之知耶

謝文洊曰收民心立儲貳益甲兵先固根本使敵國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然後許平可決此

呂甥實實經濟不徒靠辭令之妙

彭家屛曰茅鹿門謂秦穆之歸晉惠自有主見不關子金口舌是也當始獲晉君之際穆公已明言重怒難犯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故一聞子金之言而即應

之曰是吾心也穆公之賢其心跡豈不彰明較著哉
然子金竭忠効智孳孳謀國輔孺子作州兵安撫國
人屹然自立而詞令之善又有以動之使秦穆有不
得不從之勢是亦返君之一助也其功亦胡可沒歟

晉惠公殺慶鄭

蛾析（杜：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眞王者○秦伯只厚道到底）且吾聞唐叔（杜：晉始封之祖）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眞明主）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杜：征賦所賂邑）置官司焉

魏禧曰鄭雖有誤君之罪卻正是能死義之臣觀其

閉糴時三次力諫卜右不從又力諫小駟至惠公拒
韓簡之諫本心盡亾事勢全昧鄭必聞之詳矣陷於
濘而號之鄭一肚憤懣不能自制始去而不顧然頃
之猶呼韓簡救公聞惠入而坐以待殺其人本末如
此只錯中間一節耳吾甚悲之惜之也慶鄭誤君李
陵降匈奴皆是千古好人最傷心事而鄭猶多陵之
一死為君父者於有罪之臣子最不可不曲諒情事
以全賢者而為臣子者尤當抑情忠義不可逞一時
之客氣隳終身之忠孝敗君國之大事貽萬古之惡

名受身家之戮辱也○先軫以不顧而唾死于翟慶鄭以憤言誤君坐待誅此等皆是最有血性人惜平日無學問好任氣遂踣跌至此耳每一念及使我通身汗下○按晉敗韓復晉侯殺慶鄭三事傳文本相聯綴今分為三篇者欲使各篇精神特出以便學者著眼著手耳

震夸伯之廟

震夸伯之廟。【杜】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夸氏伯字震者雷電擊之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㴱

魏禧曰經於九月書己卯晦震夸伯之廟公穀以為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曰夸伯之廟震而曰震夸伯之廟者天應之也按周九月今七月也當秋時雷應微潛而震廟且晝晦其變大矣聖人特書之邱明傳以展氏有隱慝發天人相與之故顯聖人垂戒之心可

謂湥切著明矣由是觀之則凡爲惡於冥冥欺人於昭昭行獨言清掩過飾非以欺世盜名之人縱能逃王法混清議而爲天地鬼神之所誅理不誣也後儒信理而不信神獨以雷霆爲陰陽激薄之氣所以能擊人者觸之者死非眞有神主而擊之也然則震夸伯廟不過如山崩壞屋又非國之宗廟亦常事耳聖人何爲特書哉夫雷之所以爲雷固陰陽激薄之氣然氣至而神生焉山之質土耳川之質水耳積土積水則必有神主之今夫水氣積而生蟲魚人氣積而

生蠛蠓氣之所至形以成焉況雷霆山川乃天地大氣所積而顧不能生神哉從古聖人言鬼神之際如見如響獨後儒不信專一言理意恐開人心之惑而不知人據所見以合之其疑惑愈甚也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神曰不語則其有神明矣若謂神怪不足信則力亂亦無是事耶或曰然則人之死於雷者一一皆雷神擊之乎曰有無意觸氣而死者有有意擊之而死者如人有好酒色以致死亦有保身而氣盡命絕以死凡禍福報應鬼神妖祥之事皆當作二說

觀則豁然無窒礙矣

齊桓公卒立孝公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林〕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禮秩者六人○如此未有不亂者長衛姬生武孟。〔杜〕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葛今歸德府寧陵縣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密今開封府禹州密縣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已有子而立之乃須屬於宋公何哉然則桓公知五公子之亂明矣豈惟桓公管仲知之明矣知之而不一為之所從屬外諸侯以自固若時勢危亂無可如何者桓公首伯管仲天下才而潦倒昏瞶若此真所不解雍巫

彭士望云二困字妙

（杜雍人名亟即易牙）有寵于衛共姬。（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杜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既屬孝公於宋又許立武孟昏乃至此）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管仲在尚畏之矣）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杜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家以至身死國亂為天下笑）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六十七日乃殯○桓公之死尸蟲出戶姑姊妹之報也）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杜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杜齊地）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齊人將立孝公而與宋戰者欲兵敗於宋以張宋之威而備四公子故孝公得立而無患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此齊人之謀也或曰齊人不願戰而四公子之徒挾之

魏禧曰竊按漢書地理志稱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竝言桓公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為此禽獸行也吾寧徵信於班氏云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終